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十六回 名士美人雙學藝 劍龍釵鳳兩聯姻

話說文雲龍方才拒絕了虬髯公欲代薛飛霞聯姻的話，忽聽黃衫客又有話說，忙問：「道長有何見論？」黃衫客把手向虬髯公一指，道：「文壯士，可知此位是誰？貧道想壯士有緣得遇，豈是偶然。若依愚見而論--」文雲龍聽語出有因，急忙用話止住道：「道長，且慢賜教。雲龍凡胎俗眼，只知仇道長姓仇，名善，未悉究是何洞神仙，偶向人間遊戲。適才上山的時候，與鄰道姑同駕雲光，方知道法無邊。雲龍正懷敬仰，乞先指示明白，再領訓誨未晚。」黃衫客笑道：「壯士身列蟾宮，五車飽讀，諒來那《劍俠傳》自然見過。仇善二字，可知是虬髯轉音。聶道姑也何嘗姓鄴，正是聶氏隱娘。因慮劍術失傳，漸流匪僻，故欲訪尋豪俠，指授正宗。若非貧道今日說明，只怕壯士一時難悟。至於虬道兄與聶道姑要埋名隱姓，皆因從古到今，凡是真正劍俠，多不肯自露姓名，怕的是眾口傳揚，驚世駭俗之故。」文雲龍聽到此處，不待再說，撲翻身向著虬髯公端端正正拜了四拜，口稱：「仙長在上，恕雲龍平日不知，諸多簡褻。」虬髯公雙手扶起，道：「休得如此。」雲龍又向黃衫客施禮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仙長必是黃衫客無疑，那紅道姑必是紅線仙姑了。」黃衫客道：「足見壯士聞一知十，貧道何必隱瞞。」雲龍此時心中大喜，施禮已畢，站立一旁，又道：「方才黃仙長金訓，若依高見，當得如何？」黃衫客道：「倘依貧道之見，文壯士文武略，色色過人，不是等閒之輩。如果有心向道，何不拜在虬道兄門下為徒，傳授先天劍術。至於與薛飛霞聯姻一說，飛霞雖然是個妓女，卻難得豔如桃李，冷若冰霜。但看他堅拒甄衛不從，與此次露筋祠抵死全節一事，何等剛腸，何等烈性。壯士既然英年未娶，正可從虬道兄之言，結為夫婦。貧道逆料，飛霞早知壯士為人光明磊落，不是燕子飛好色一流，當無不允之理。尚望無須堅拒為是。」雲龍躊躇半晌，始回答道：「仙長所言拜師一節，雲龍不知虬仙長是劍俠的時候，早有願為弟子之心。如果許列門牆，正是萬分僥倖，焉有無心向道之理。若說薛小姐姻事，並不因他是個煙花之女，有意為難。一則君子不當乘人之危，二則雲龍在家之時，親友們也曾屢次有人作伐，不合說了一句妄話，『道：俺雲龍不娶則已，若使娶妻，必得個文武兼全的奇女，方可為配。』因此蹉跎至今，必須仙長鑒諒。」黃衫客道：「薛飛霞身為名妓，出自儒家，這知書識字一層，諒來可以保得。但他乃是個瑣瑣裙釵，武事焉曾學習，這卻如何是好？」虬髯公掀髯笑道：「聽黃道兄之言，莫非真想作伐不成？如若真有此心，這事須與聶道姑商議。只消如此如此，那怕此姻不就。」黃衫客聞言，撫掌道：「道兄高見不差。」立刻喚雷一鳴到上房去，請聶隱娘進來。

黃衫客先把虬髯公收雲龍為徒的話述了一番。漸漸講到與飛霞提親一事，並說：「看這女子幾番烈性，分明具有俠腸，要勸隱娘收他為徒，使二人同時學技。既畢了一樁心願，又成就了一段良緣，豈不是一舉兩得。」隱娘聽畢，雖只點頭稱是，但因飛霞身體嬌弱，不耐練工，未免面有難色。虬髯公見他沉吟不語，正欲有言，恰好紅線出來，隱娘遂把此事與他商議，紅線笑道：「這有何難。當初愚妹收白素雲之時，也是一個荏弱女子。只須金丹一服，何愁大道難傳。好得此丹現在妹處，倘若道姑如要，當即奉呈。」隱娘大喜道：「這就好了。」黃衫客與虬髯公也多不勝歡喜。雲龍聞言，向著紅線、隱娘施一全禮，道：「蒙二位仙姑垂愛，有意玉成。但婚姻大事，必須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今云龍與薛小姐都已父母雙亡，所憑的當在媒妁。尚望那位仙長向薛小姐說明就裡，彼如應允，雲龍方敢議婚。」黃衫客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但貧道乃是男媒，那女媒須屈虬道兄一為。」虬髯公道：「作媒有何不可，不過薛小姐刻下臥傷不起，老夫未便向彼傳信，這卻怎處？」紅線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此事當由愚妹立刻往問，諸位在此靜聽好音如何？」眾仙俠都說：「全仗仙姑進言。」

紅線當即回到房中，先把說話向飛霞打動，道：「薛小姐兩次脫離虎口，這是天相吉人。但是甄衛與燕子飛太覺可惡，小姐傷痊以後，如何圖報此仇？」飛霞歎口氣道：「此是難女前生孽障。若說報仇兩字，難女是個柔弱女子，濟得甚事。將來無非要仗諸位仙長及眾仙姑，方才已曾說過的了。」紅線道：「小姐說那裡話來。人生世上，成俠成仙，初無一定。但看白素雲，當初也是與小姐一般的人。如今高去高來，居然已成女俠，小姐若願隨聶仙姑學道，何愁難報奇冤。但是恩怨二字，世人須要分明。文壯士因欲圖救小姐，幾罹不測之災，也當圖報與他才是，愚意小姐尚未字人，何不傷痊之後，竟托虬道長為媒，成就百年之好。一則大恩可報，二則文壯士欲拜虬道長為師，日後小姐報冤，正好相助一臂，未知意下如何？」飛霞聞言，臉漲通紅，沉思半晌，開口答道：「難女蒙聶仙姑與仙姑搭救上山，死中得活，此身當由聶仙姑與仙姑主裁。但恐拜師一說，難女手無縛雞之力，怎可造就，豈不負了仙姑苦心？」紅線聽罷大喜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小姐勿憂，少頃自知妙用。」素雲在旁聽見此話，料想必是又要用換骨丹了，但恐飛霞受傷之人，而且未傷時已被甄衛監禁了多日，拷打了數堂，弄得身體不堪狼狽，恐他受這藥力不起，附著紅線的耳朵低低動問。紅線笑道：「仙家妙藥，豈比尋常。不但體虛之人服之無妨，並且尤易見效，皆因骨節瘦鬆，便於移動之故。當時你服此丹，足足臥牀七日。如今薛小姐只消三日，已可奏功，不信且看服後自見。」素雲只喜得眉開眼笑，點首連連。紅線仍令小心服侍飛霞，自己回到中堂，向黃衫客等回稱：「薛飛霞已經應允。」眾仙俠個個開懷。紅線遂在身旁取出金丹，遞與隱娘，一同進房，如法令飛霞吞服。飛霞謝過紅線，又向隱娘叫了一聲：「恩師。」素雲俟他服藥之後，曉得立刻要渾身發熱，所以替他把蓋著的棉被輕了一條，並在飛霞的牀邊支了一張小鋪作伴，飛霞感激萬分。果然仙丹甚是仙氣，不多一刻，藥力行動，渾身骨節熱得如烈火一般，比了素雲初服藥時發作得更是利害。飛霞慌問素雲：「為怎麼這般難受？」幸虧素雲是過來人，把自己當初如何筋骨蒸熱，如何動彈不得，如何茶飯不思，如何漸次平服，如何手足輕捷的話，細細訴述了一番。囑他安心調養，並說：「恩師曾經言過，小姐是受傷之人，身體異常虛弱。那藥力容易達到，發得較為猛速，好在只要三天，一過便可受用，不必驚慌。」飛霞伏在枕上，連連點首。從此在牀一臥三日，紅線、隱娘不時進房看視，並囑素雲：「倘然飛霞到納悶的時候，說些言語與他解煩。」所以比了素雲當日獨自一人並無陪伴的情景，又是不同。

到了三日已過，飛霞覺得腹中饑餓，身體鬆爽了些。素雲與他進些稠粥，第五日已能在牀上略坐，第六日已可下牀，七日以後即能步履，十日後竟行走如飛。素雲深服師尊之言，果然奇驗，飛霞更是歡喜非常。

一日，早起理妝，忽然覺得額上作癢，伸手一抓，落了一大塊的傷疤下來。素雲見了，詫異道：「怎麼胡桃大的傷孔脫下疤來，一無痕跡，真是奇事。」飛霞不信，向鏡子中照了一照，果見色澤停勻，皮肉毫無破綻，深贊癩髓膏的妙處，非尋常傷藥可比。

理妝已畢，同著素雲步至中廳。黃衫、紅線等眾仙俠因見他傷痕已復，依然美玉無瑕，無一個不心下大喜。黃衫客遂請虬髯、隱娘選一個黃道吉日，收雲龍、飛霞為徒。虬髯公選了十月二十是個成日，隱娘也不再選。就是這一日，令飛霞一同受業。雲龍、飛霞唯唯聽命。到了那天，黃衫客與紅線令素雲先在山頂設下兩副香案，虬髯、隱娘取出薛花、榴花兩柄仙劍，供在案上。行過了禮，然後雲龍、飛霞各拜二仙為師。向天設誓已畢，虬髯、隱娘取出劍分授二人。二人跪接，謝過了恩，起身叩見黃衫、紅線，改稱「師伯」。又與一鳴、素雲見禮。如今多是師弟兄了，按著年齒，一鳴居長，雲龍第二，素雲第三，飛霞最幼，各以兄弟姊妹相稱，自不必說。

再講虬髯公把薛花劍與雲龍。若說雲龍的武藝，本比雷一鳴尚好幾分，而且又能高來高去，煉得一身輕身本事，只有劍術未諳，此番學將起來，自然尚還容易。那薛飛霞雖把凡骨換過，但他生平於武事一道，不要說自己從未學過，就是看別人學習也多有見過。拿了隱娘所授的榴花劍，看一看寒光射目，冷氣逼人，捧在手中沒了主意，隱娘知他膽怯，教把仙劍藏過，先學拳腳，又看他瘦骨伶仃，若使學那縱跳各拳，未免吃力，因傳他一手掃葉拳。此拳是專打下三路的，但有磕伏進退，不須跳躍翻騰，共凡：殘枝墜地、落葉辭根、苻帶逐波、柳絲垂雨、枯荷貼水、斷梗泊崖、荊棘翻階、寒藤繞樹、凝煙剪蔓、冒雨牽蘿、踏月披榛、因風撥草、林間撲蝶、花底撩蜂、伏地畚雲、入山掃霧、擎拳摧朽、俯手拉枯一十八記門徑。只要打得純熟，動手時滿地亂滾，弄得人

眼光閃爍，招架不來，乃是拳經捷徑，比素雲學的那落花風輕易練習。隱娘主意已定，寬去外衣，就在山頂之上，把此拳演打一番。每打一下，必把門徑一一指示。飛霞留心緊記，當日學會了殘枝墜地、落葉辭根兩套。隱娘看他手腳尚甚靈便，一半是換骨丹之功，一半是飛霞天資敏捷，心下暗暗歡喜。恐他過於勞動，吩咐明日再練。眾仙俠相率下山，回到客廳坐下。

黃衫客對文雲龍道：「如今拜師拜過的了，但不知賢姪的喜事當以何物下聘，何日完婚？老夫既作冰人，須當問個明白。」雲龍躬身答道：「承師伯與恩師不棄，願為雲龍執柯，十分感激，但云龍客途，身無長物。雖有幾件家傳的珍玩帶了出來，無奈多行行篋之中，上山時未曾攜取，俱寄棲霞山蓮花寺內，卻將何物作聘？若說完姻的吉日，雲龍父母俱亡，此處又無親族，或在山中擇吉，或俟回鄉舉行，總求恩師作主。」黃衫客道：「行囊存放寺中，諒無失誤。刻下縣中追究劫獄一案，不知消息若何，須待再緩幾時，前去打聽，順便取回未遲。若言聘禮，賢姪身旁現有上山時帶來的寶劍一口。此劍刻有蟠龍二字，雖比不得薛花寶劍，卻也與尋常刀劍不同，算的是件利器，何不即此作為聘物。」紅線道：「文賢姪若以寶劍作聘，愚妹想，飛霞上山的時候，除隨身衣服之外，只有那頭上插著的那支冠髮鳳釵，當以此釵答聘，取乘龍跨鳳之義如何？」黃衫客撫掌稱善。文雲龍遂在身旁取下寶劍，雙手連著劍鞘呈與黃衫。黃衫轉交紅線。紅線接來，笑微微的掛在飛霞腰間。只羞得飛霞滿面通紅，飛步回房而去。紅線也移步進房，向他要了鳳釵，回身復至廳上，交給黃衫。黃衫遞與雲龍，雙手接受，藏入懷中。一鳴、素雲見了，多向雲龍道喜，雲龍還禮不迭。

黃衫客又對虬髯公道：「貧道看二人今日聯姻，正是一對璧人，天生佳偶。但看方才薛姪女含羞退避，雖是女郎常事，卻不道正當從師習藝之時。若使日日如此，山中房屋雖寬，究多不便，何況每天練技，必在山頂，終有見面之時。愚意不如道兄作速選個吉日，竟與二人完姻。那時同在一處學藝，豈不甚好？」隱娘也道：「愚妹亦因此事頗費躊躇，而且飛霞乃是初次出手，教導甚為費力。若果從速完姻，與文賢姪既成眷屬，也可使賢姪於學習時指示一切，將來進境較速，實是一舉兩得。」虬髯公聽了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二十八乃是定日。紅鸞天喜對照，天月德合，正是周堂，吉期大可，即在山上完姻，識文賢契意下如何？」雲龍唯唯遵命。素雲忙將喜信回房報與飛霞，並稟明師尊，取了許多銀子，下山代辦些應用之物，雲龍那邊，乃由一鳴在廳右廂收拾了一間新房，又買了些花紅羊酒等品。

到了吉期，正廳上懸起紅來，高燒花燭。二新人交拜天地。一鳴備有酒席兩桌，擺在廳中，二人祭過了祖，同入洞房。所有樂人、喜嬪，許多俗套一概免去，不必瑣述。一鳴、素雲飲些喜酒，黃衫客等用些喜果，頗甚開懷，虬髯公與轟隱娘吩咐新人暫停習藝三日。到得第四日起，方才同至山頂練功。雲龍舞劍，飛霞舞拳，甚是有伴，虬髯、隱娘盡心教授。將近一月功夫，雲龍的劍已甚活潑，飛霞的拳也已漸次學成。隱娘始把劍法傳他，並略授些縱跳法兒。雲龍每遇飛霞習劍與演習縱跳的時節，若是隱娘不在山頭，他必一一代為指點。又約一個月將近，居然也能跳得二、三丈高低的屋面，舞得二三十回合的劍法。

其時已是臘月下旬，天氣嚴寒，下起雪來，山頭上面恍如銀裝玉琢一般。一連兩日，層冰凍結，不便上山練習功夫。雲龍覺得身上寒冷，想起蓮花寺寄的衣裝，又想起那城武縣不知曾否因劫獄撤任，倘然為日久了，一經離任遠去，不但自己與飛霞的冤憤何日能伸，而且這種人若不略施做戒，後來調到別處地方做官，若再作威作福，誣害良民，伊於何底。故與飛霞商議，要想同往縣中一行，順取行囊衣服禦寒。飛霞連稱：「使得。」因即雙雙同至廳中，叩見虬髯、隱娘，稟明要下山的情由。正是：

好迷已結神仙侶，做惡須施俠士威。

不知虬髯公與轟隱娘答應二人去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